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六十九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魏紀一

一起上章因敦盡玄默攝提格凡三年操破表尚得冀州遂居於鄴鄴漢之魏郡治所魏

大名也遂封為魏公又識云代漢者常塗高當塗高者魏也文帝受漢禪國遂號魏

世祖文皇帝上

諱丕字子桓武王操長子也謚法學勤好問曰文世祖廟號也禮祖

有功而宗有德謚法景物四方曰世承命不遭曰世靖民則法曰皇明一德者曰皇明一

合道曰皇德象天地曰帝案道無為曰帝

黃初元年

魏受漢禪推五德之運以土繼火土色黃故紀元曰黃初是年十月受禪方改元春

正月武王至洛陽庚子薨

魏王操謚曰武

王知人善察難眩以

偽

眩者目無常主難眩以偽謂人不能亂其明

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

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陳

陳讀曰陣

意思安閒

思相吏翻

如不欲戰

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執盈溢勲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

望施

施式政翻

分豪不與

豪即毫字

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

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麗

好呼到翻

故能芟刈

羣雄幾平海內

曰幾者以不能并吳蜀也芟所銜翻幾居希翻

是時太子在鄴

軍中騷動羣僚欲祕不發喪諫議大夫賈逵以為事不

可祕乃發喪或言宜易諸城守悉用譙沛人

曹氏沛國譙人小見

者以鄉人為可信也守式又翻下同

魏郡太守廣陵徐宣厲聲曰今者遠

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專任譙沛以沮宿衛者之心乃

止

沮在呂翻

青州兵擅擊鼓相引去

青州兵獻帝初平三年操破黃巾所降者衆

人以為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賈逵曰不可為作長檄

令所在給其稟食

為于偽翻下上為下為同稟讀曰廩食如字長檄猶今軍行所至幫奉也

鄢陵侯彰從長安來赴

操自漢中還師而東彰定代而西迎操因留彰長安鄢陸德明

謁晚翻又於建
翻師古音偃

問達先王璽綬所在

璽斯氏翻
綬音受

達正色

曰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凶問至鄴太

子號哭不已

號戶
力翻

中庶子司馬孚諫曰

續漢志太子中
庶子秩六百石

職如侍中君王晏駕天下恃殿下為命當上為宗廟下為萬

國奈何效匹夫孝也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時羣

臣初聞王薨相聚哭無復行列

行戶
剛翻

孚厲聲於朝曰朝

直朝

遙翻今君王違世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萬國而但

哭邪乃罷羣臣備禁衛治喪事孚懿之弟也

治直
之翻

羣臣

以為太子即位當須詔命

謂須待漢帝詔命也

尚書陳矯曰王薨

於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

愛子在側

愛子謂鄢陵侯彰也

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

禮一日皆辨

辨與辨同蜀本作辨

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

大赦漢帝尋遣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太子丞相印

綬魏王璽綬領冀州牧

華戶化翻

於是尊王后曰王太后

改元延康

此漢改元魏志也

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壬戌

以太中大夫賈詡為太尉御史大夫華歆為相國大理

王朗為御史大夫

丁卯葬武王于高陵

高陵在鄴城西操遺令曰

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魏紀載操令曰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陵

王弟鄢陵侯

彰等皆就國臨菑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臨菑侯植醉

酒悖慢劫脅使者

時禁切蒲侯使謁者監其國監古術翻悖蒲內翻又蒲沒翻

王貶

植為安鄉侯誅右刺姦掾沛國丁儀

王莽置左右刺姦以督姦猾光武中

興亦置刺姦將軍然公府掾無其員也魏晉公府始有營軍刺姦等員掾俞絹翻

及弟黃門侍

郎廙并其男口

并男口誅之絕其世也廙逸職翻又羊至翻

皆植之黨也

魚豢論曰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殊也

分扶問翻

執使然耳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於疇昔此賢

之心何緣有窺望乎彰之挾恨尚無所至至於植者

豈能興難

難乃旦翻

乃令楊修以倚注遇害丁儀以希意

族滅哀夫

初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

散騎常侍秦官也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散騎騎從

乘輿車後中常侍得入禁中皆以為加官漢東京初省散騎而中常侍用宦者至是初置散騎合之於中常侍為一官曰散騎常侍掌規諫不典事貂璫插右騎而散從後遂為顯職散騎侍郎自魏至晉與散騎常侍侍中黃門侍郎共平尚書奏事江左乃罷其宦人為官者不得過諸署令

謂左右中

尚方中黃左右藏左校甄官奚官黃門掖
庭永巷御府鈎盾中藏府內者等署也
為金策藏之

石室時當選侍中常侍王左右舊人諷主者便欲就用

不調餘人調徒司馬孚曰今嗣王新立當進用海內英

賢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

貴也遂他選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天朝

朝也朝乃立九品官人之灋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

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九品

自此始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夏五月戊寅漢

中中下下上中下下也別彼列翻

帝追尊王祖太尉曰太王

王祖漢太尉曹嵩也

夫人丁氏曰太王

后王以安定太守鄒岐為涼州刺史西平麴演結旁

郡作亂以拒岐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

太守辛機皆自稱太守以應演

誅韓遂者麴演也蓋威行涼部久矣故進等皆

應之武威三種胡復叛

種章勇翻復扶又翻

武威太守毋丘興

毋丘復姓

也告急於金城太守護羌校尉扶風蘇則則將救之郡

人皆以為賊執方盛宜須大軍時將軍郝昭魏平先屯

金城受詔不得西度

金城與武威張掖酒泉隔河

則乃見郡中大吏

及昭等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或有脅從未必同心
因釁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矣既獲益
衆之實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軍
曠日彌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勢難卒離

卒離讀

曰雖有詔命違而合權專之可也昭等從之乃發兵救

武威降其三種胡

降戶江翻下同

與母丘興擊張進於張掖麴

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辭來助軍實欲為變則誘而

斬之

誘音酉

出以徇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

破之斬進黃華懼乞降

據裴松之註華即後為兗州刺史奏王凌者也事見七十五卷

邵陵厲公
嘉平三年

河西平初燉煌太守馬艾卒官

燉徒門翻卒子恤翻下同

郡人推功曹張恭行長史事恭遣其子就詣朝廷請太

守會黃華張進叛欲與燉煌并勢執就刼以白刃就終

不回私與恭疏曰大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

困厄之中而替之哉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掎之耳

掎舉綺翻從後牽曰
掎又云偏引曰掎

願不以下流之愛使就有恨於黃

壤也

論語曰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謂下流
當惡居而不當愛也一日流輩也牽於父子之愛

而廢君臣之義是常人之流
下一等見識故曰下流之愛

恭即引兵攻酒泉別遣鐵

騎二百及官屬緣酒泉北塞東迎太守尹奉黃華欲救

張進而西顧恭兵恐擊其後故不得往而降就卒平安

奉得之郡詔賜恭爵關內侯 六月庚午王引軍南巡

秋七月孫權遣使奉獻 蜀將軍孟達屯上庸與副

軍中郎將劉封不協封侵陵之達率部曲四千餘家來

降達有容止才觀

觀工
玩翻

王甚器愛之引與同輦以達為

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

郡為新城

蜀分三郡見上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

以達領新城太守委以

西南之任行軍長史劉曄曰

時魏王引軍南巡以曄為長史

達有苟得

之心而恃才好術

好呼到翻

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孫劉

接連

蜀之漢中吳之宜都皆與新城接連

若有變態為國生患王不聽

孟為

達叛魏張本為于偽翻

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

襲劉封上庸太守申耽叛封來降封破走還成都初封

本羅侯寇氏之子漢中王初至荊州以未有繼嗣養之

為子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漢中王

因此際除之遂賜封死 武都氏王楊僕率種人內附

種章

勇翻

甲午王次于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于邑東設

伎樂百戲

伎巨綺翻

吏民上壽日夕而罷

孫盛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故雖三季之末

謂三代之季也

七雄之敝

秦趙韓魏齊楚燕為戰國七雄

猶未有廢衰斬於

旬朔之間釋麻杖於反哭之日者也

麻經也居父喪苴杖禮既葬而

反哭擅弓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衰倉回翻

逮于漢文變易古制

事見十五卷文帝後七年

人道之紀一旦而

廢固已道薄於當年風類於百代矣魏王既追漢制

替其大禮處莫重之哀

處昌呂翻

而設饗宴之樂居貽厥

之始而墮王化之基

夏書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墮讀曰賒

及至受禪

顯納二女

獻帝之禪也冊詔魏王曰漢承堯運有傳聖之義釐降二女以嬪于魏

是以

知王齡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

王以丞相祭酒賈逵為豫州刺史

豫州統潁川汝陰汝南梁國沛郡譙郡魯

郡弋陽安豐等郡晉地理志曰魏武分沛郡立譙郡分汝南立汝陰郡合陳郡於梁國沈約志曰弋陽縣本屬

汝南魏文帝分立郡又分廬江為安豐郡

是時天下初定刺史多不能攝郡

攝總錄也

達曰州本以六條詔書察二千石以下

舉漢制也

故其

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

之德也今長吏慢瀆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

取正乎

復扶又翻

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瀆者皆舉奏免

之外脩軍旅內治民事

治直之翻

興陂田通運渠吏民稱之

王曰達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瀆賜達爵關

內侯左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表言魏當代漢見

于圖緯其事衆甚

據獻帝傳李伏引孔子玉板許芝引春秋漢舍孳玉板識佐助期孝經中

黃識易羣臣因上表勸王順天人之望時勸進者辛毗

運期識桓階陳矯陳羣蘇林董巴繼劉曄傅異衛臻

之者司馬懿鄭渾羊祜鮑勛

王不許冬十月乙卯漢帝

告祠高廟使行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詔冊禪位

于魏王三上書辭讓乃為壇於繁陽

時南巡至潁川潁陰縣築壇于曲蠡

之繁陽亭述征記曰其地在許南七十里東有臺高七丈方五十步南有壇高二丈方三十步即受終之壇也

是年以繁陽為繁昌縣辛未升壇受璽綬即皇帝位

考異曰陳志云丙午行

至曲蠡漢帝禪位庚午升壇即祚袁紀亦云庚午魏王即位按獻帝紀乙卯始發禪冊二十九日登壇受命又文帝受禪碑至今尚在亦云辛未受禪陳志袁紀誤也

范書云魏遣使求璽綬曹皇后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

使者以璽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皆莫能仰視案此乃前漢元后事且璽綬無容在曹后之所此說也

燎祭天地獄瀆改元大赦十一月癸酉奉漢帝為

山陽公

山陽縣屬河內郡

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封公四子為

列侯追尊太王曰太皇帝武王曰武皇帝廟號太祖尊

王太后曰皇太后以漢諸侯王為崇德侯列侯為關中

侯羣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為司徒御史大夫為

司空

漢獻帝建安十三年罷三公官今復舊

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帝

欲改正朔侍中辛毗曰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

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

氏傳曰夏數為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之

是自

之後遂皆以建寅為正傳直繼翻

時羣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

朝直遙翻

散騎常侍衛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數目臻曰

數所角翻

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

書陳羣奏曰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為

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

夫爵

禮記婦人無爵從夫之爵

秦違古灋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

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仍著定制藏之臺閣

臺閣尚書

中藏故事之處

十二月初營洛陽宮戊午帝如洛陽

裴松之曰案諸書記

是時帝居北宮以建始殿朝羣臣門曰承明陳思王植詩謁帝承明廬是也至明帝時始於漢南宮崇德殿處起太極昭陽諸殿魏畧曰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於行次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

帝謂侍中蘇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

加水變雉為洛

域通使燉煌

使疏吏翻燉徒門翻

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不

復扶又翻不讀曰否

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

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嘿然帝召東中郎將蔣

濟為散騎常侍時有詔賜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

重將

重將即亮翻

特當任使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

濟至帝問以所聞見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

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

之明誠

書洪範曰臣無有作威作福臣而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天子無戲

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帝即遣追取前詔帝欲徙

冀州士卒家十萬戶實河南

時營洛陽故欲徙冀州士卒家以實之

時天

旱蝗民饑羣司以為不可而帝意甚盛侍中辛毗與朝

臣俱求見

見賢
遍翻

帝知其欲諫作色以待之皆莫敢言毗

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

曰誠以為非也帝曰吾不與卿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

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

侍中於周為常伯之任
在天子左右備切問近

對拾遺
補闕

安能不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

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

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

辛毗字佐治
治直吏翻

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故臣不敢不力爭帝

乃徙其半帝嘗出射雉顧羣臣曰射雉樂哉毗對曰於

陛下甚樂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為之稀出

射而亦翻樂音

洛為于偽翻

二年

考異曰陳志正月乙亥朝日于東郊裴松之以為朝日在二月按二月辛卯朔無乙亥

春正

月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奉孔子祀

漢平帝元始元年封褒成君孔霸曾

孫均為褒成侯奉孔子祀王莽敗失國光武建武十三年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志子損和帝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魏封孔子二十一世孫羨為宗聖侯邑百戶晉封二十三世孫震為奉聖亭侯後魏封二十七世孫乘為崇聖大夫孝文太和十九年幸魯又改封二十八世孫珍為崇聖侯北齊改封三

十一世孫恭為恭聖侯周武帝平齊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煬帝改封為紹聖侯唐太宗貞觀十

一年封孔子裔孫倫為襄聖侯

三月加遼東太守公孫恭車騎將軍

恭公孫度次子康之弟也

初復五銖錢

漢獻帝初平元年董卓壞五銖錢今復之

蜀

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諡曰孝愍

皇帝羣下競言符瑞勸漢中王稱尊號前部司馬費詩

上疏曰

時費詩為益州前部司馬費父弗翊

殿下以曹操父子偏主篡位

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

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之

王于況翊

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

推吐雷翻

況今殿下未出門庭

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為殿下取也

為于偽翻

王不悅左遷

詩為部永昌從事

為益州刺史部從事部永昌郡

夏四月丙午漢中王

即皇帝位於武擔之南

蜀本紀曰武都有丈夫化為女子顏色美好蓋山精也蜀王娶

以為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國蜀王留之無幾物故蜀王發卒之武都擔土於成都郭中葬蓋地數畝高十丈號曰武擔也裴松之曰案武擔山在成都西北蓋以乾位在西北故就之以即祚杜佑曰武擔山在蜀郡西

大赦改元章武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

臣光曰天生烝民其勢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

之治直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

至於亂斯可謂之君矣

溫公之說正祖周書所謂撫我則后虐我則讐之意白虎

通曰君者羣也羣下之所歸心也

是以三代之前海內諸侯何啻萬

國

黃帝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有民人社稷者通

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灋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

違者乃謂之王王德既衰彊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

天子者則謂之霸

帥讀曰率

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

或曠世無王者固亦多矣

如共工氏在伏羲神農之間秦在周漢之間皆謂之

霸而不王所謂曠世無王也又如秦有窮秦焚書坑儒之於夏共和之於周亦曠世而無王也

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為閏位在木火之間

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興矣

孟康曰秦推五勝以周為火用水勝之漢

儒以庖犧繼天而王為百王首德始於木共工氏霸九域雖有水德在木火之間非其序也故霸而不王神農氏以火承木故為炎帝神農氏沒黃帝氏作火生土故為土德少昊黃帝之子土生金故為金德少昊之衰顓頊受之金生水故為水德顓頊之所建帝嚳受之水生木故為木德高辛氏衰天下歸堯木生火故為火德堯嬪舜火生土故為土德舜嬪禹土生金故為金德湯伐桀纘禹金生水故為水德周伐商水生木故為木德漢伐秦繼周木生火故為火德共工及秦不在五德相生之正運故曰閏位及漢

室顛覆三國鼎峙晉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

為島夷

索虜者以北人辨髮謂之索頭也島夷者以東南際海上地卑下謂之島中也

朱氏

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窮新

唐莊宗自以為繼唐比朱梁於

有窮篡夏新室篡漢

運歷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私已之偏辭

非大公之通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竊以為苟不能使九州合為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夏仁暴大小強弱或時不同

夏戶雅翻要

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獎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為僭偽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為正邪則陳氏何所受拓拔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為正邪

夏戶

雅翻

則劉石慕容苻姚赫連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

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為正邪則叢爾之國必有令

主

叢徂外翻小貌

三代之季豈無僻王是以正閏之論自古

及今未有能通其義確然使人不可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

擇其善惡得失以為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
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
實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皆當混壹九州傳祚於後
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
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
其餘地醜德齊醜類也言地之廣狹相類也莫能相壹名號不異
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處昌呂翻彼此均敵無
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近其然天下離析

漸翻

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後

識音誌

據漢傳

於魏而晉受之晉傳于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

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

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

魏下

當有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之於漢雖

晉字

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疎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

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

宋高祖彭城人自謂漢楚元王交二十一世孫蓋以

彭城楚都故其苗裔家於此地也

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

南唐初欲祖吳王恪

或請祖鄭王元懿唐主命考二王苗裔以是是非難辨
吳王孫祿有功祿子峴為丞相遂祖吳王

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為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

也

溫公紀年之意
具于此論中矣

孫權自公安徙都鄂更名鄂曰武昌

更工
衡翻

五月辛巳漢

主立夫人吳氏為皇后后偏將軍懿之妹故劉璋兄瑁

之妻也

瑁莫
報翻

立子禪為皇太子娶車騎將軍張飛女為

皇太子妃

太祖之入鄴也

入鄴見六十四
卷漢建安十年

帝為五官

中郎將見袁熙妻中山甄氏美而悅之

甄之
人翻

太祖為之

聘焉為于偽翻生子釵及即皇帝位安平郭貴嬪有寵據陳壽志

郭嬪安平廣宗人漢廣宗縣屬鉅鹿郡晉志廣宗始屬安平蓋魏氏制度也六官置貴嬪始此孔穎達曰嬪婦

人之美稱可賓敬也嬪毗賓翻甄夫人留鄴不得見失意有怨言郭貴

嬪譖之帝大怒六月丁卯遣使賜夫人死為明帝立郭太后以憂崩

張木帝以宗廟在鄴武王之封魏王建宗廟於鄴祀太祖於洛陽建

始殿如家人禮建始殿帝所起以建國之始命名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安有用家人禮

者哉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仍東漢中世之制也詔曰

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

左傳臧文仲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

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

責勿復効三公

復扶又翻

漢王立其子永為魯王理為梁

王

晉書地理志劉備以郡國封建諸王或遙采嘉名不由檢其土地所出孫權亦取中州嘉號封建諸王自

此迄於南北朝大率類此

漢主恥關羽之沒將擊孫權翊軍將軍

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

身雖斃子不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

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

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非策之上也

趙雲之言可謂知所先後

矣卒讀曰粹羣臣諫者甚衆漢主皆不聽廣漢處士秦宓處

呂翻宓莫必翻通作密不應州郡辟命故曰處士陳天時必無利坐下獄幽閉

然後貸出貸原也赦也初車騎將軍張飛雄壯威猛亞

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

恤軍人漢主常戒飛曰卿刑殺既過差差次也過差猶今人言過次也

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撻陽加翻箠也此取禍之道也飛

猶不悛悛丑緣翻改也漢主將伐孫權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

會江州閬中縣屬巴西郡此亦由內水下江州縣故城在巴縣西臨發其

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以其首順流犇孫權漢主聞飛

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

表當自飛上而都督越次上之故知其必死也凡用兵必

觀人事既失關羽又喪張飛兵可以無出矣

陳壽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

效曹公

事見六十三卷獻帝建安五年

飛義釋嚴顏

事見六十七卷建安十九年

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

敗理數之常也

秋七月漢主自率諸軍擊孫權權遣使求和於漢南郡

太守諸葛瑾遺漢主牋曰

遺于季翻

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

先帝

時蜀人傳漢帝已遇害因稱之為先帝

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

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矣漢主不聽

諸葛瑾之言天

下之公也使漢主因此與吳解仇繼好魏氏其盱食乎易以豉翻

時或言瑾別遣親人

與漢主相聞者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

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然謗言流聞于外陸遜

表明瑾必無此宜有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

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為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

玄德昔遣孔明至吳

蓋謂亮至吳求救時也

孤嘗語子瑜曰

語牛倨翻

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留孔明孔

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

意料度也權自

言料度備意必當相從

子瑜答孤言弟亮已失身於人委質定分

質如字分扶問翻

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

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前得妄語文疏即封示子瑜并

手筆與之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問

問古知卿覓翻

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

觀孫權君臣之間推誠相與讒間不

行於其間所以能保有江東也

漢主遣將軍吳班馮習攻破權將李異

劉阿等於巫

巫縣漢屬南郡吳初屬宜都郡後孫休分立建平郡巫屬焉賢曰巫故城在今夔州

巫山縣北杜佑曰巫歸州巴東縣是又曰巫山縣楚進之巫郡漢為巫縣故城在今縣北晉置建平郡於此

兵秣歸兵四萬餘人武陵蠻夷皆遣使往請兵權以鎮

西將軍陸遜為大都督假節督將軍朱然潘璋宋謙韓當

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

孫權始命呂蒙為大都督以取關羽今又復

命陸遜為大都督以拒劉備大都督之號蓋昉此

皇弟鄢陵侯彰宛侯據魯

陽侯宇譙侯林贊侯袞襄邑侯峻弘農侯幹壽春侯彪

歷城侯徽平興侯茂皆進爵為公

鄢謁晚翻又於建翻又音偃宛於元翻魯

陽縣屬南陽郡譙縣鄧縣屬譙郡襄邑屬陳留郡壽春屬淮南郡歷城屬濟南郡平興屬汝南郡應劭曰興音

預安鄉侯植改封甄城侯

植以見忌貶侯今乃改封縣侯甄城屬東郡蜀本作郾城

當從之
郾音絹

築陵雲臺

據水經註陵雲臺在洛陽城中金市之東

初帝詔羣

臣令料劉備當為關羽出報孫權否

為于偽翻下同

衆議咸云

蜀小國耳名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

扶復

又侍中劉曄獨曰蜀雖隄弱

隄即狹字

而備之謀欲以威武

自彊勢必用衆以示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

父子羽死不能為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矣

分扶問翻

八月孫權遣使稱臣卑辭奉章并送于禁等還

權破南郡得于

禁事見上卷獻帝建安二十四年

朝臣皆賀

朝直遙翻

劉曄獨曰權無故求

降

降戶江翻下同

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劉備必大興師伐

之外有彊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往來其釁故委地求

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以彊其衆而疑敵

人耳

劉曄之言曲盡權之情偽

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

一州

約而言之謂吳保揚蜀保益也

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

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
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日矣吳亡則蜀孤若割
吳之半以與蜀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
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
吳降而襲蜀之後也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
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
將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也
抑按止也
帝不聽遂受吳降
若魏用劉曄之言吳其殆矣
于禁須髮皓白形容

憔悴

頤與悴同
秦醉翻

見帝泣涕頓首帝慰諭以荀林父孟明

視故事

晉大夫荀林父與楚戰敗于邲晉景公復用之以取赤狄秦大夫孟明為晉禽于殽秦穆公復

用之以霸西戎父音甫

拜安遠將軍

安遠將軍號亦前此未有也

令北詣鄴謁

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怒禁降伏之

狀

畫古畫
字通

禁見慙恚發病死

恚於
避翻

臣光曰于禁將數萬衆敗不能死生降於敵既而復

歸文帝廢之可也殺之可也乃畫陵屋以辱之斯為

不君矣

賞慶刑
威曰君

丁巳遣太常刑貞奉策即拜孫權為吳王加九錫

即就也

劉曄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十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

受禪即真德合天地聲暨四遠權雖有雄才故漢票騎

將軍南昌侯耳

票騎南昌曹操挾漢而命之也
事見上卷漢建安二十四年

官輕勢卑

況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彊迫與成所謀也

彊其兩翻

不得

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以為王

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

漢自景武以後

裁削藩王不使與京師同制自曹操為彼直為侯江南

魏王如九錫禮秩服御與天子相亂矣

士民未有君臣之分

分扶問翻

我信其偽降就封殖之

封增土以

培之殖養之使蕃茂也

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為虎傅翼也

傅讀曰附

權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後外盡禮以事中國使其國內
皆聞內為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興兵討之乃
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
不敢失臣禮而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人民以
為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威怒上下同
心戰加十倍矣又不聽

史言帝再不聽劉睦之諸將以言為後伐吳無功張本

吳內附意皆縱緩獨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益修攻守之

備山陽曹偉素有才名

此山陽郡也屬兗州

聞吳稱藩以白衣與

吳王交書求賂欲以交結京師帝聞而誅之吳又城

武昌

既城石頭又城武昌此吳人保江之根本也

初帝欲以楊彪為太尉

彪辭曰嘗為漢朝三公

朝直遙翻

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

益若復為魏臣

復扶又翻

於國之選亦不為榮也帝乃止冬

十月己亥公卿朝朔旦并引彪待以客禮賜延年梧杖

詩其梗其梧傳云梧櫟孫炎云櫟腫節可以作杖陸璣疏云節中腫以扶老今人以為馬鞭及杖引農共北山

甚有之陸曰即今靈壽杖是也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煩削治陳藏器云生劒南山谷圓長馮几使著布單衣皮弁以見

皮紫作杖令人延年益壽

馮讀曰憑著直拜光祿大夫杖中二千石

漢制光祿大夫比二千石

晉志曰光祿大夫漢置無定員多以為拜假聘贈之使及監護喪事魏氏以來轉復優重不復以為使命之官其諸公告老者皆家拜此朝見位次三公

朝直遙翻見賢遍翻又

令門施行馬

魏晉之制三公及位從公門施行馬程大昌曰行馬者一木橫中兩木互穿以施四

角施之於門以為約禁也周禮謂之桎桓今官府前又子是也

置吏卒以優崇之年八

十四而卒

楊彪有愧於龔勝多矣

以穀貴罷五銖錢

復五銖錢無幾何而

罷

涼州盧水胡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帝召鄒岐還

以京兆尹張既為涼州刺史遣護軍夏侯儒將軍費曜

等繼其後

費父沸翻

胡七千餘騎逆拒既於鸛陰口

鸛陰縣前漢屬

安定郡後漢屬武威郡鸛陰口鸛陰河口也

既揚聲軍從鸛陰乃潛由且次

出武威

二漢志武威有柁次縣孟康曰柁音子如翻次音咨即且次也

胡以為神引還

顯美

顯美縣前漢屬張掖郡後漢及魏晉屬武威郡

既已據武威曜乃至儒等

猶未達既勞賜將士

勞力到翻

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卒

疲倦虜衆氣銳難與爭鋒既曰今軍無見糧

見賢遍翻

當因

敵為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兵還

則出候寇鈔

鈔楚交翻

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

數世也

左傳先軫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

遂前軍顯美十一月胡騎數

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皆恐既夜藏精卒三千人

為伏使參軍成公英督千餘騎挑戰

姓譚衛成公之後為成公氏余不敢

謂之傳信

敕使陽退胡果爭犇之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進擊

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河西悉平後西平麴光反殺

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既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

若便以軍臨之吏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

別彼更列翻

更

使皆相持著

著直畧翻

此為虎傅翼也

為于偽翻傳讀曰附

光等欲以

羌胡為援今先使羌胡鈔擊

鈔楚交翻

重其賞募所虜獲者

皆以畀之外沮其勢

沮在呂翻

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移

檄告諭諸羌為光等所誣誤者原之

誣古賣翻

能斬賊帥送

首者當加封賞

帥所類翻

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皆安

堵如故

邢貞至吳吳人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

王制

九州其一州為天子之縣內八州八伯

不當受魏封吳王曰九州伯於古

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封為漢王

事見九卷漢高帝元年

蓋時

宜耳復何損邪

復扶人翻後同

遂受之吳王出都亭侯貞貞入

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

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遽下車

中郎將琅邪徐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

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

為于偽翻

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

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

久下人者也

觀貞此言善覘國者也使還之日當以復於魏主否然觀貞以張昭之言而下車則

其氣已奪矣

吳主遣中大夫南陽趙咨入謝帝問曰吳主何

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納

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

行戶剛翻

陳讀曰陣

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

智也據三州虎視于天下

三州荆揚交也

是其雄也屈身於陛

下是其畧也帝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

艘蘇刀翻

帶甲百萬任賢便能志存經畧雖有餘閒博覽書

傳

傳直懋胡

歷史籍采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

帝好文章

故趙咨以此言譏之摘蜀本作適

帝曰吳可征否對曰大國有征伐之

兵小國有備禦之固

此二語本之管子

帝曰吳難魏乎對曰帶

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帝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

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

數

量音良勝音升

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

孔雀翡翠鬪鴨長鳴雞於吳

本草以香附子為雀頭香此物處處有之非珍也恐

別是一物貝質白如玉紫點為文皆行列相當明珠出合浦大者徑寸象出交趾雄者有兩長牙長丈餘犀亦出交趾惟通天犀最貴角有白理如線置米羣雞中雞往啄米見犀輒驚却南人呼為駭雞犀玳瑁狀如龜腹

背甲有烘點其大者如盤盂諸蕃志玳瑁形如龜龜背甲十三片黑白斑文間錯邊欄缺齧如鋸無足而有四鬣前長後短以鬣棹水而行鬣與首斑文如甲老者甲厚而黑白分明少者甲薄而花字模糊世傳鞭血成斑者妄也孔雀生羅州雄者尾金翠色光耀可愛埤雅曰博物志云孔雀尾多變色或紅或黃論如雲霞其色不定人拍其尾則舞尾有金翠五年而後成始生三年金翠尚小初春乃生三四月後復凋與花萼俱衰榮人採其尾以飾扇拂生取則金翠之色不減南人取其尾者握刀蔽于叢竹潛隱之處伺過急斬其尾若不即斷回首一顧金翠無復光彩每欲小棲先擇置尾之地故欲生捕候雨甚則往擒之尾需而重不能高翔人雖至且愛其尾不復騫揚也翡翠大小一如雀雄赤曰翡雌青曰翠羽可為飾鳴馴狎能鬪者難得長鳴雞者其鳴聲也

長吳羣臣曰荆揚二州貢有常典

禹別九州任土魏所作貢此常典也

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吳王曰方有事於西北

謂與

蜀相距復須備魏也

江表元元特主為命彼所求者於我无石耳

孤何惜焉且彼在諒闇之中

闇音陰

而所求若此寧可與

言禮哉皆具以與之

史言帝為敵國所窺

吳王以其子登為太

子妙選師友以南郡太守諸葛瑾之子恪綏遠將軍張

昭之子休

沈約志四十號將軍綏遠第十四

將大理吳郡顧雍之子譚偏

將軍廬江陳武之子表皆為中庶子入講詩書出從騎

射

騎奇寄制

謂之四友登接待僚屬畧用布衣之禮 十二

月帝行東巡 帝欲封吳王子登為萬戶侯吳王以登

年幼上書辭不受復遣西曹掾吳興沈珩入謝

姓譜沈姓出吳

興本自周文王第十子聃季食采於沈即汝南平輿沈亭是也子孫以國為氏又楚莊王之子公子真封于沈

鹿其後有沈尹戌沈諸梁珩音行

并獻方物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

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

好呼刊翻

是以不嫌

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寧然乎珩曰臣

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

吳在江東故曰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記檀弓記尹商陽之言朝

直遙翻

若此之議無所聞也帝善之吳王於武昌臨釣臺

水經武昌有樊山北背大江江上有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羣臣

醉者以水

灑之醒然後能飲

然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張昭正

色不言出外車中坐王遣人呼昭還入謂曰為共作樂

耳

樂音洛下同

公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

之飲

紂以酒為池糟丘足以望七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懸肉為林使男女保逐於其間為長夜之飲

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王默然慙遂罷酒吳王與

羣臣飲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陽醉不持王去翻起坐

翻

是者所諫也

王大怒手劒欲擊之

手劒手援劒也記曰子手弓手守又翻

侍坐

者莫不惶遽

坐祖即翻

惟大司農劉基起抱王諫曰大王以

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

古者臣侍君宴不過

三爵懼其失節也

且大王以能容賢蓄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

棄之可乎王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

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

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

免王因敕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基繇之子也

劉繇為孫策所襲走死

初太祖既克蹋頓

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蹋頓

臘翻

而烏桓浸衰鮮卑大人步度根軻比能素利彌加厥

機等因閭柔上貢獻求通市

通關市以其土物與中國互市也上時掌翻

太

祖皆表寵以為王軻比能本小種鮮卑

種章勇翻

以勇健廉

平為衆所服由是能威制諸部最為彊盛

徒勇健而不廉平未必能

制諸部也

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為鮮卑庭軻比能與

素利彌加割地統御各有分界

分扶問翻

軻比能部落近塞

近其斷翻

中國人多亡叛歸之素利等在遼西右北平漁陽

塞外道遠故不為邊患帝以平虜校尉牽招為護鮮卑

校尉南陽太守田豫為護烏桓校尉使鎮撫之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庚午帝行如許昌

晉志

曰漢獻帝都許魏受禪徙都洛陽許宮室武庫存焉改為許昌

詔曰今之計孝

計孝上計

吏及孝廉也

古之貢士也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

不顯於前世也

呂尚年八十餘文王以為師周太子晉少有令名

其令郡國所

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

不以實者

故不以實謂用意為姦欺者

二月鄴善龜茲于闐王各

遣使奉獻

鄴上扇翻龜茲音丘慈闐徒賢翻又徒見翻

是後西域復通置戍

已校尉

漢自安帝以後未嘗不欲通西域訖不能通今雖置戍已校尉亦不能如漢之屯田車師也復

扶又翻

漢主自秭歸將進擊吳治中從事黃權諫曰吳

人悍戰而水軍沿流進易退難

悍下罕翻下軒翻易以鼓翻

臣請為

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漢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

軍使督江北諸軍

為漢主兵敗權不能自反張本

自率諸將自江南緣

山截領

領古嶺字通

軍於夷道獠亭

裴松之曰獠許交翻夷道縣漢屬南郡吳屬宜

都郡吳將皆欲迎擊之

將即亮翻

陸遜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

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

卒讀曰猝

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

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畧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逐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

敝耳

罷讀曰疲魏人言陸議見兵勢正由此耳

諸將不解

解古買翻曉也

以為遜畏

之各懷憤恨漢人自恨山通武陵

恨山縣前漢屬武陵郡後漢屬南郡吳屬

宜都郡孟康曰恨音桓唐峽州辰陽縣有恨山恨音銀杜佑曰峽州長楊縣漢恨山縣余按唐志辰陽誤也當

作長

使侍中襄陽馬良以金錦賜五谿諸蠻夷授以官

爵

為馬良不得還蜀張本

三月乙丑立皇子齊公叡為平原王

皇弟鄢陵公彰等皆進爵為王甲戌立皇子霖為河東

王 甲午帝行如襄邑 夏四月戊申立鄆城侯植為

鄆城王

鄆音絹

是時諸侯王皆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

各有老兵百餘人以為守衛隔絕千里之外不聽朝聘

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

防輔者言防其為非而輔之以正也監國即監

國謁者也朝直遙翻為于偽翻

雖有王侯之號而儕於匹夫

儕士皆翻皆思

為布衣而不能得瀆既峻切諸侯王過惡日聞獨北海

王袞謹慎好學

好呼到翻

未嘗有失文學防輔相與言曰

晉百

官志王國置師友文學各一人防輔不書者魏氏防制藩國過差晉武帝懲其失而不置也

受詔察

王舉措有過當奏有善亦宜以聞遂共表稱陳袞美袞

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

行下孟翻

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

累力且瑞翻

如有

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所以為益也

袞之言漢北海王睦

之故智也

癸亥帝還許昌五月以江南八郡為荊州江

北諸郡為郢州

既以孫權為荊州牧統江南八郡故以江北諸郡置郢州吳自立則郢州廢矣

漢人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

水經注巫峽首尾一百六十里巫縣

屬建平郡則巫峽正在建平郡界至夷陵則為宜都郡
界然孫休永安三年始分宜都立建平郡此時未有建
平也史追書耳杜佑立數十屯以馮習為大督張南為
日吳建平今巴東郡

前部督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漢主遣吳班將

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帥皆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

且觀之

譎古
穴翻

漢主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

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

揣初
委翻

遜上疏於吳王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

自三峽下夷陵
連山疊嶂江行

其中迴旋湍激至西陵峽口始漫為平

雖為易得亦復

易失

易以鼓翻復扶又翻下同

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

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

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無可憂者臣初嫌

之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

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為念也

枕職任翻

閏月遜將進攻

漢軍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守

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

是猾虜更當事多

更工衡翻

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

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

左傳

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角者當前與之角掎者從後掎其足也沮在呂翻掎居蟻翻

正在今日乃

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

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

言一拔營之頃

而兵之勝勢成也一爾猶言一如此也

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

及胡王沙摩相等首破其四十餘營漢將杜路劉寧等

窮逼請降

降戶江翻下同

漢主升馬鞏山

今峽州夷陵縣有馬鞏山

陳兵自

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漢主夜

遁驛人自擔燒鏡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

漢主初連兵入夷陵界沿

路置驛以達于白帝及兵敗諸軍潰散惟驛人自擔所棄鏡鎧燒之于隘以斷後僅得脫也據水經注燒鎧斷道處地名石門在秭歸縣西杜佑曰歸州巴東縣有石門山劉備斷道處鏡尼交翻如鈴無舌而有秉周禮以金鏡止鼓軍中所用也斷丁管翻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畧盡尸

骸塞江而下

塞悉則翻

漢主大慙恚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

豈非天耶

依險行兵敵扼其衝情見勢屈敵乘其懈至於失師此非天也

將軍義陽傳

彤為後殿

魏文帝分南陽郡立義陽郡又立義陽縣屬焉此在彤入蜀之後史追書也彤余中翻殿

丁練翻

兵衆盡死彤氣益烈吳人諭之使降彤罵曰吳狗

安有漢將軍而降者遂死之從事祭酒程畿汴江而退

從事祭酒諸從事之長也

衆曰後追將至宜解舫輕行

舫浦妄翻方舟曰舫又並

兩舫畿曰吾在軍未習為敵之走也亦死之

言擐甲執兵以臨敵

固欲就死未嘗習走也

初吳安東中郎將孫桓別擊漢前鋒於夷

道

夷道縣漢屬南郡吳屬宜都郡

為漢所圍求救於陸遜遜曰未可諸

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柰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

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

自解及方畧大施漢果犇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

救定至今日

言至今日而事始定

乃知調度自有方耳

調徒弔翻

初遜

為大都督諸將或討逆時舊將

討逆謂孫策也

或公室貴戚各

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按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

今在疆界此疆對也

疆對猶言疆敵

諸君並荷國恩

荷下可翻

當相

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

高爵厚祿受恩多矣總兵扞敵受任重矣皆當有以上報

而不相順何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

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

忍辱言能容諸

將負重則自任也

各任其事豈復得辭

復扶又翻

軍令有常不可犯

也

言將行軍法也

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吳王聞之曰

公何以初不啟諸將違節度者邪對曰受恩深重此諸

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

定大事者臣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

相如事見

四卷周赧王三十六年寇恂事

王大笑稱善加遜輔國

見四十卷漢光武建武二年

將軍

晉職官志輔國大將軍位從公其號蓋始于漢獻帝以命伏完然猶未加大

領荊州牧

改封江陵侯初諸葛亮與尚書令灋正好尚不同

好呼到翻

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漢主伐吳而敗時正

已卒亮歎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

不傾危矣

觀孔明此言不以漢主伐吳為可然而不諫者以漢主怒盛而不可阻且得上流可以勝

也兵勢無常在於觀變出奇故曰孝直在必不傾危

漢主在白帝徐盛潘璋宋謙

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

復扶又翻

吳王以問陸遜

遜與朱然駱統上言曰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

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

曹公不追關羽陸遜不再攻劉備其所見固同也以智遇

智三國所以鼎立歟

初帝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

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

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

上事謂上

奏言兵事也

後七日吳破漢書到秋七月冀州大蝗

上時掌翻

饑漢主既敗走黃權在江北道絕不得還八月率其

衆來降

降戶江翻下同

漢有司請收權妻子漢主曰孤負黃權

權不負孤也

以不能用權言也

待之如初帝謂權曰君捨逆效

順欲追蹤陳韓邪

陳韓謂韓信陳平去楚歸漢

對曰臣過受劉主殊

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

幸何古人之可慕也帝善之拜為鎮南將軍封育陽侯

自此以後皆名號侯不復註其國邑其地名難知者猶為之註

加侍中使陪乘

陪乘猶驂乘也

乘繩證翻

蜀降人或云漢誅權妻子帝詔權發喪權曰臣與

劉葛推誠相信

葛謂諸葛孔明

明臣本志竊疑未實請須

須待也

後得審問果如所言馬良亦死於五谿九月甲午詔

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

與讀曰豫

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

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

之爵

橫戶孟翻

以此詔傳之後世若有背違

背蒲妹翻

天下共誅

之卞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節儉

處昌

呂翻不當望賞念有佚也外舍當怪吾遇之太薄后妃謂其外家

為外舍吾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

不能自變為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言罪加於

常人犯法者一等也莫望錢米恩貸也帝將立郭貴嬪為后中郎

棧潛上疏曰漢三署中郎及虎賁羽林中郎皆秩比六百石魏文帝自五官中郎將登極省五官

將惟左右中郎及虎賁羽林中郎棧仕限翻丁度曰姓也何氏姓苑棧姓出任城棧潛任城人也蓋自潛始著

棧仕限翻夫后妃之德盛衰治亂所由生也是以聖哲慎立

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

廟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

易家人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家道正而天下定矣

由

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為

夫人之禮

賈公彥曰襄二十四年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立夫人之禮對曰

無之公怒曰汝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武公娶于薛孝公惠公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齊桓誓命于葵丘亦曰

無以妾為妻

見孟子

令後宮嬖寵當亞乘輿

嬖卑義翻又博計翻乘繩

證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

非度

非度猶言非法

亂自上起也帝不從庚子立皇后郭氏

初吳王遣于禁護軍浩周

浩姓也姓譜漢有青州刺史浩賞

軍司馬東

里袞

東里之先以居里為氏

詣帝自陳誠款辭甚恭慤帝問周等

權可信乎周以為權必臣服而袞謂其不可必服帝悅

周言以為有以知之故立為吳王復使周至吳

復扶又翻

周

謂吳王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周以闔門百口明之

吳王為之流涕霑襟

為于偽翻

指天為誓言周還而侍子不至

但多設虛辭帝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并

責任子吳王辭讓不受帝怒欲伐之劉曄曰彼新得志

上下齊心而阻滯江湖不可倉卒制也

卒讀曰猝

帝不從九

月命征東大將軍曹休前將軍張遼鎮東將軍臧霸出

洞口

據張遼傳帝遣遼與曹休至海陵臨江與諸將破呂範又據賀齊傳齊督扶州以上至皖黃武初魏

使曹休來伐齊住新市會洞口諸軍遭風流溺賴齊未濟諸將倚以為勢休等憚之遂引軍還又據王凌傳遼等至廣陵臨江蓋廣陵即海陵也蕭子顯曰南兖州刺史每以秋月出海陵觀濤與京口對岸又據晉書燕王尚之傳桓玄攻尚之于歷陽使馮該斷洞浦焚舟艦則洞口在歷陽江邊明矣大將軍曹仁出

濡須上軍大將軍曹真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左將軍張

郃右將軍徐晃圍南郡

郃古合翻

吳建威將軍呂範督五軍

以舟軍拒休等左將軍諸葛瑾平北將軍潘璋將軍楊

粲救南郡裨將軍朱桓以濡須督拒曹仁 冬十月甲

子表首陽山東為壽陵

首陽山在洛陽東北

作終制務從儉薄不

臧金玉

臧讀曰藏

一用瓦器令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

祕書三府

其副本在尚書及祕書及三公府也前臧字因舊史後藏字用今字

吳王以

楊越蠻夷多未平集乃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

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寄命交州以終餘年又

與浩周書云欲為子登求昏宗室

為子為翻

又云以登年弱

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登俱來

孫邵字長緒吳王稱尊號以邵為丞相

帝

報曰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

樂音洛

若

登身朝到夕召兵還耳於是吳王改元黃武

吳改元黃武亦以五

德之運承漢為上德也

臨江拒守帝自許昌南征復郢州為荊州

是年二月置郢州吳畔復為荊州

十一月辛丑帝如宛

宛於元

曹休在洞

口自陳願將銳卒

將即亮翻

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

若其無臣不須為念帝恐休便渡江驛馬止之侍中董

昭侍側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

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勢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

既富且貴無復他望

復扶又翻

但欲終其天年保守祿祚而

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微倖

微堅堯翻

苟霸等不進休

意自沮

沮在呂翻

臣恐陛下雖有敕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

從命也

沈持林翻

頃之會暴風吹吳呂範等船綆纜悉斷

纜古

杏翻纜

盧暇翻皆索也所以維舟者也

直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以千數

吳兵迸散

道北孟翻

帝聞之敕諸軍促渡軍未時進吳救船

遂至收軍還江南曹休使臧霸追之不利將軍尹盧戰

死 庚申晦日有食之 吳王使太中大夫鄭泉聘于

漢漢太中大夫宗瑋報之吳漢復通 漢主聞魏師大

出遣陸遜書曰賊今已在江漢吾將復東

遺于季翻復扶又翻下同

將軍謂其能然否遜答曰但恐軍新破創夷未復始求

通親

通親謂通使而交親也創初良翻復如字

且當自補未暇窮兵耳若不

推算欲復以傾覆之餘遠送以來者無所逃命 漢漢

嘉太守黃元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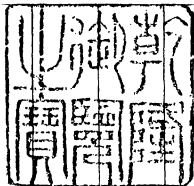
漢嘉郡本前漢青衣縣地屬蜀郡後漢順帝陽嘉二年改為漢嘉縣屬蜀郡屬

國蜀分為漢嘉郡

吳將孫盛督萬人據江陵中洲

據潘璋傳則江陵中

洲即百里洲也其洲自枝江縣西至上以為南郡外援
明東及江津江津北岸即江陵故城



資治通鑑卷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吏部

資治通鑑卷七十一

詳校官編修_臣范來宗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知縣_臣蔡必昌

謄錄監生_臣孫鶴年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七十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魏紀二

魏昭陽太守關蓋強
圍陽谷凡五年

世祖文皇帝下

黃初四年春正月曹真使張郃擊破吳兵遂奪據江陵

中洲

去年吳將孫盛據中洲
郃古合翻又昌閑翻

二月諸葛亮至永安

水經

注屬先主為吳所敗退屯白帝
改白帝為永安巴東郡治也

曹仁以步騎數萬向

濡須先揚聲欲東攻羨溪

羨溪在濡須東而蜀本法以爲沙羨誤矣杜佑曰羨溪在

濡須東三十里

朱桓分兵赴之

去年吳王以朱桓爲濡須督

既行仁以大軍

徑進桓聞之追還羨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

及所部兵在者纔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

孔安國曰業業

危懼意

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

將即亮翻

不在衆寡

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隍之守又謂士卒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

馬罷困

罷請曰疲

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

背蒲妹翻

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

來尚不足憂況仁等邪桓乃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

仁

誘音酉

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王雙等

乘油船別襲中洲

油船蓋以牛皮為之外施油以杆水

中洲者桓部曲妻

子所在也蔣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

為自內地獄

內與納同

危亡之道也仁不從自將萬人留橐

皋

橐皋在廬江居巢縣春秋會吳于橐皋即其地今曰柘皋在濡須北余按班志橐皋縣屬九江郡孟康音

拓姑杜預曰橐皋在淮南逡道縣東南陸德明曰橐章夜翻又音託

為泰等後援桓遣別

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燒營退桓遂斬常雕生虜王

雙臨陳殺溺死者千餘人

陳讀曰陣

初呂蒙病篤吳王問曰

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為可

任朱然者九真太守朱治姊子也本姓施氏治養以為

子時為昭武將軍

昭武將軍吳所置也

蒙卒吳王假然節鎮江陵

及曹真等圍江陵破孫盛吳王遣諸葛瑾等將兵往解

圍

瑾渠各翻

夏侯尚擊却之江陵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病

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

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無恐意

呂蒙所謂膽守於此見之

方厲

吏士伺間隙

伺相吏翻間古覓翻

攻破魏兩屯魏兵圍然凡六月

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

少詩沼翻

穀食且盡懼不濟謀為內應然覺而殺之時江水淺陜

陜與狹同

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

渚洲也即江陵之中洲也

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董昭上疏曰

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

言行兵不

敢履危道

夫兵好進惡退

好呼到翻惡烏路翻

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

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

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陜也三者

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

謂橋或為敵所斷也

渚

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為吳矣臣私感之忘寢與食

感憂也

而議者怡然不以為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

長知

兩翻

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奈何乘危

不以為懼惟陛下察之帝即詔尚等促出吳人兩頭並

前魏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

泄去也

僅而獲濟吳將潘章

已作荻筏欲以燒浮橋會尚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漲

帝謂董昭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天大疫帝悉召諸

軍還三月丙申車駕還洛陽初帝問賈詡曰吾欲伐不

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

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

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最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

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

最徂外翻
治直之翻

孫權識虛實陸議見

兵執

陸議即陸遜傳云遜本名議

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

據險守要謂蜀汎舟江湖謂吳卒讀曰猝

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量音

良將即亮翻

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

臨之未見萬全之執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

舜誕敷文德舞

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帝不納軍竟無

功 丁未陳忠侯曹仁卒 初黃元為諸葛亮所不善

聞漢主疾病懼有後患故舉郡反燒臨邛城

臨邛縣漢屬蜀郡蜀

既分置漢嘉郡則此時當屬漢嘉邛渠容翻

時亮東行省疾

省悉景翻

成都單虛

元益無所憚益州治中從事楊洪啟太子遣將軍陳留

鄭綽討元

骨智呼翻

衆議以為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雋

據南中

南中漢益州永昌二郡之地

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

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

異奔吳求活耳但勅智綽於南安峽口邀遮即便得矣

元軍敗果順江東下智綽生獲斬之

此順蜀青衣水東下也水經注青衣

水出青衣縣西蒙山東至蜀郡臨邛縣與沫水合又東至犍為南安縣入于江所謂南安峽口也

漢

主病篤命丞相亮輔太子以尚書令李嚴為副漢主謂

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

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自古託孤之主無如昭烈之明白洞達者

亮涕泣

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

用晉荀息答獻

公語意

漢主又為詔勅太子曰人五十不稱天

天於兆翻短折曰天

吾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

復扶又翻

但以卿兄弟為念耳

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

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効也

自漢以下所以詔勅嗣君者能有此言否

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夏四月癸巳漢主殂於永安

年六諡曰昭烈

諡法昭德有勞曰昭有功安民曰烈

丞相亮奉喪還成都

以李嚴為中都護留鎮永安五月太子禪即位時年十

七

蜀後主諱禪字公嗣

尊皇后曰太皇太后大赦改元建興封丞相

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乃約

官職修法制

以先主孔明君臣之相得而約官職修法制乃行於輔後主之時此易之戒浚恒也

發教與羣下曰夫叅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

叅署謂所行之事叅

其同異署而行之也

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

違異也覆審也難於違異

難於覆審則事有曠闕損矣遠于顧翻

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

蹻訖約翻徒也草履也

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

董幼宰參署七年

徐庶字元直董和字幼宰處昌呂翻

事有不至至于十

反來相啟告

此所謂相違覆也

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

渠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

少詩沼翻

又曰昔初交州平

亮躬耕隴畝與崔州平徐庶等友善州平崔烈子均之弟也

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

見啟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

諫止

數所角翻

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

合

好呼到翻

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偉度者亮主簿義

陽胡濟也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顓直入

顓魚容翻

諫曰為

治有體

治直吏翻

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

為于

偽翻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

牛負重載

載才再翻

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

枕

枕職任翻

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

復扶又翻

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

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

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

周官考工記之言

故

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

丙吉相漢宣帝嘗出逢清道羣鬪者死傷橫道

吉過之不問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謂丞相前後失問吉曰民鬪相殺傷

長安令京兆尹職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有所傷害三公調和陰陽職

當憂是以問之掾史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

者事見十三卷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

分扶今明公為

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顯卒

亮垂泣三日六月甲戌任城威王彰卒

諡法猛以彊果曰威服叛

定功甲申魏壽肅侯賈詡卒

魏壽亭名諡法剛德克就曰肅執心決斷曰肅

曰威

大水

吳賀齊襲蕪春虜太守晉宗以歸

蕪春縣漢屬江夏郡

吳分立蕪春郡即蕪陽也東晉避諱改馬水經蕪水出江夏蕪春縣北山注云即蕪山也西南流逕蕪山又南對蕪陽會于大江亦謂之蕪河口據賀齊傳晉宗吳將也叛降魏還為蕪春太守齊襲而虜之

初益

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正昂因士燮以求附於吳

耆渠伊翻

長也老也今唌刺之間猶謂閭里之長曰耆帥所類翻雍於用翻姓也閭音開又可亥翻閭自交州道求附於吳正姓也

又執太守成都張裔以與吳吳以閭為永昌

秦有正先

太守永昌功曹呂凱府丞王伉

伉浪翻

率吏士閉境拒守

閭不能進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

誘音酉

諸夷皆從之牂

柯太守朱褒越雋夷王高定皆叛應闇

牂柯音臧哥雋音髓

諸葛

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開越雋之

靈關也民安食足而後用之

秋八月丁卯以廷尉鍾繇

為太尉治書執法高柔代為廷尉

漢宣帝幸宣室齋居決事令侍御史二人

治書侍側後因別置謂之治書侍御史及魏又置治書執法掌奏劾而治書侍御史掌律令二官俱置及晉唯置治書侍御史是時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

與讀曰預

柔上

疏曰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

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瞻

而

置之三事不使知政

古者謂三公為三事詩曰三事大夫謂三公也

遂各偃息

養高

偃息言偃卧以自安也

鮮有進納

鮮息淺翻

誠非朝廷崇用大臣

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

左傳齊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

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馬臣獻其可而去其否

古者刑政有疑輒議于槐棘之

下周禮朝士掌外朝之法而三槐三公位焉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鄭注云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

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王制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

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于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自今之後朝

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

朝直遙翻下同數所角翻三

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

補起天聽光益大化帝嘉納焉 辛未帝校獵于滎陽

遂東巡九月甲辰如許昌 漢尚書義陽鄧芝言於諸

葛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即尊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使疏

吏翻下同中亦重也所以申固盟約也重直用翻好呼到翻下同

亮曰吾思之久矣未

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為誰亮曰即使君也

乃遣芝以中即將修好於吳冬十月芝至吳時吳王猶

未與魏絕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

欲為吳非但為蜀也偽為于吳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

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執偏為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

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

四州荆揚梁益也

大王命世之英諸

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

重險謂外有斜路子午之險內有劍

閣之險也重直龍翻

吳有三江之阻

韋昭曰三江吳淞江錢塘江浦陽江也吳地記云淞江東

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淞江為三江

合此二長共為

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

王今若委質於魏

質如字

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

朝直遥翻

下

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

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王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專與漢連和是歲漢主立妃張

氏為皇后

后張飛之女也

五年春二月帝自許昌還洛陽初平以來學道廢墜

夏四月初立太學置博士依漢制設五經課試之法博士

課試之法始於漢武帝事見十九卷元朔五年平帝時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東都五經立十四博士皆以家法教授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順帝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吳王使輔義中郎將吳

郡張溫聘于漢自是吳蜀信使不絕

使疏史翻

時事所宜吳

主常令陸遜語諸葛亮

語牛倨翻

又刻印置遜所王每與漢

主及諸葛亮書常過示遜

過工禾翻

輕重可否有所不安每

令改定以印封之

釋名曰印信也所以封物以為驗也亦曰因也封物相因付也

漢復

遣鄧芝聘于吳

復扶又翻

吳主謂之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

治不亦樂乎

樂音洛

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

孟子載孔子之

言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

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

枹音膚

吳王大笑曰君之

誠款乃當闕邪 秋七月帝東巡如許昌帝欲大興軍

伐吳侍中辛毗諫曰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而欲用

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

不增於故而復修之此未易也

修之謂修怨也左傳曰將修先君之怨復扶又

翻易以

今日之計莫若養民屯田十年然後用之則役

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邪

遺于季對

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帝不從留尚書僕

射司馬懿鎮許昌八月為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

如壽春

魏收地形志陳留扶溝縣有蔡河水經蔡河自陳留浚儀東南流而入於潁潁水出潁川陽城

縣少室山東南流至新陽與蔡河合又東南至慎縣東南入于淮

九月至廣陵吳安東

將軍徐盛建計植木衣葦為疑城假樓自石頭至于江

乘

植木於內以蘆葦遮其外為疑城假樓今淮甸諸郡城敵樓皆以蘆葦遮護之江乘縣屬丹陽郡吳省為

典農都尉治其地在建業東北衣於既翻聯縣相接數百里一夕而成又大

浮舟艦於江

艦戶

時江水盛長

長知

帝臨望歎曰魏雖

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

騎奇

帝御龍舟魯暴

風漂蕩幾至覆沒

幾居希翻

帝問羣臣權當自來否咸曰陛

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

怖普布翻

又不敢以大衆委之

臣下必當自來劉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

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

乘繩證翻將即亮翻下同

必勒兵待事未

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吳王不至帝乃旋師是時曹

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濡須口

降戶江翻下同

中領軍衛臻

曰晉百官志曰漢建安四年魏武丞相府置中領軍文

帝踐祚始置領軍將軍置長史司馬江左以後資重

者為領軍將軍資輕者為中領軍沈約志曰領軍掌內

軍漢武帝置中壘校尉掌北軍營光武省置北軍中候

監五校營魏武為丞相相府自置領軍非漢官也文帝

以領軍主五校中壘武衛三營晉武帝初省使中軍將

軍羊祐統二衛前後左右驍騎七軍即領軍之任也權祐遷復置北軍中候懷帝永嘉中又改曰中領軍

恃長江未敢亢衡

亢與抗同

此必畏怖偽辭耳考核降者果

守將所作也

吳張溫少以俊才有盛名

少詩照翻

顧雍以

為當今無輩諸葛亮亦重之溫薦引同郡暨豔為選部

尚書

暨居乙翻姓也葉夢得石林燕語曰元豐五年黃冕仲榜唱名有暨陶者主司初以洎音呼之三呼

不應蘇子容時為試官神宗顧蘇蘇曰當以入聲呼之果出應上曰何以知為入聲蘇言三國志吳有暨豔陶

恐其後遂問陶鄉貫曰崇安人上喜曰果吳人也漢置

四曹尚書具一曰常侍曹主丞相御史公卿事光武改

常侍為吏部曹主選舉祠祀靈帝以梁鵠為選部尚書魏復改選部為吏部吳蓋循東都之制豔好為

清議

好呼到翻

彈射百僚數奏三署

三署謂五官左右三署郎也射而亦翻

率

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貪

鄙志節汙卑者皆以為軍吏置營府以處之

處昌呂翻

多揚

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謫

謫罰也

同郡陸遜遜弟瑁及侍御

史朱據皆諫止之瑁與豔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

論語子游

曰君子嘉善而矜不能瑁音冒

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

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

謂棄其瑕玷而錄其材用

若令

善惡異流貴汝賴月旦之評

漢末汝南許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

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

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

易以

宜遠模仲尼之汎愛

論語載孔子之言曰汎愛衆而親仁

近則郭泰

之容濟

郭泰善人倫而不為危言覈論獎拔士人成名者甚衆而不絕左原賈淑之險惡所謂容濟也

庶有益於大道也據謂豔曰天下未定舉清厲濁足以

沮勸

沮在呂翻

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皆不聽於是怨憤

盈路爭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

豔彪皆坐自殺

坐自殺謂賜死也

溫素與豔彪同意亦坐斥還

本郡以給廨吏

廨音斯賤也

卒於家始溫方盛用事餘姚虞

俊歎曰張惠恕才多智少

餘姚縣屬會稽郡在今越州上虞縣東張溫字惠恕華

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無幾何而

敗

幾居豈翻

冬十月帝還許昌十一月戊申晦日有食

之鮮卑軻比能誘步度根兄挾羅韓殺之

誘音酉

步度

根由是怨軻比能更相攻擊

更工衡翻

步度根部衆稍弱將

其衆萬餘落保太原雁門是歲詣闕貢獻

步度根檀石槐之孫也

而軻比能衆遂強盛出擊東部大人素利護烏丸校尉

田豫乘虛掎其後

掎魚豈翻

軻比能使別帥瑣奴拒豫

帥所類翻

豫擊破之軻比能由是攜貳數為邊寇幽并苦之

數所角翻

六年春二月詔以陳羣為鎮軍大將軍隨車駕董督衆

軍錄行尚書事司馬懿為撫軍大將軍留許昌督後臺

文書

魏晉之制大將軍不開府者品秩第二其祿與特進同置長史司馬主簿諸曹官屬行尚書謂尚

書之隨駕者後臺謂尚書臺留許昌者也三月帝行如召陵通討虜渠

召陵縣漢

屬汝南郡晉志屬潁川郡賢曰召陵故城在今豫州鄆城縣東通討虜渠以伐吳也召讀曰邵乙巳還

許昌并州刺史梁習討軻比能大破之漢諸葛亮

率衆討雍闓參軍馬謖送之數十里

謖所六翻

亮曰雖共謀

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諤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

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

復扶又翻下同

今公方傾國北伐以

事彊賊彼知官執內虛

漢俗謂天子為縣官亦謂為國家官勢猶言國執也

其叛

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

倉卒也

卒讀曰猝

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

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

此馬諤所以為善論軍計也

亮納其

言諤良之弟也 辛未帝以舟師復征吳羣臣大議宮

正鮑勛諫曰

據勛傳宮正即御史中丞也

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

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往年

龍舟飄蕩隔在南岍

事見上

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

廟幾至傾覆

幾居希翻

為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

金

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

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

國語祭公謀父曰先王擢

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點下八翻

臣竊以為不可帝怒左

遷勛為治書執法勛信之子也

鮑信從武帝戰死

夏五月戊申

帝如譙 吳丞相北海孫劭卒初吳當置丞相衆議歸

張昭吳王曰方今多事職大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及

劬卒百僚復舉昭吳王曰孤豈為子布有愛乎

偽翻領

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

之也六月以太常顧雍為丞相平尚書事雍為人寡言

舉動時常

當丁浪翻

吳王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

宴歡樂之際

中竹仲翻樂音洛下同

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

是以不敢肆情吳王亦曰顧公在坐

坐但翻

使人不樂其

見憚如此初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

寺官舍也

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及為相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

能所任心無適莫

適音的心之所主為適心之所否為莫

時訪逮民間及

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

宣泄

宣明也布也泄漏也

吳王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

色雖順而所執者正軍國得失自非面見口未嘗言王

常令中書郎

中書郎魏曰通事郎晉為中書侍郎

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

意事可施行即相與反覆究而論之為設酒食

為于偽翻下同

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即退告

王王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

孤當重思之

重直用翻

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

有所掩襲王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

陳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國也

偽翻為手

陛下宜禁制苟

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宜聽也王從之利成郡兵蔡

方等反

利成縣漢屬東海郡魏武始分置利成縣

殺太守徐賢推郡人唐咨

為主詔屯騎校尉任福等討平之

任音壬

咨自海道亡入

吳吳人以為將軍秋七月立皇子璽為東武陽王

漢諸葛亮至南中所在戰捷亮由越雋入

雋音隨

斬雍闓

及高定使庾降督益州李恢由益州入

裴松之曰訊之蜀人云庾降地

名去蜀三千餘里時未有寧州號為南中立此職以總攝之晉泰始中始分為寧州平夷縣屬牂牁郡余據蜀志庾降督住平夷蓋僑治非庾降之本也至馬忠為庾降督乃自平夷移住建寧味縣後遂為寧州治所

門下督巴西馬忠由牂牁入擊破諸縣復與亮合

牂牁音臧

哥復如字又扶又翻

孟獲收閭餘衆以拒亮獲素為夷漢所服亮

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之間

陳讀曰陣下同

問曰此軍何

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陳若祇如此

即定易勝耳

易以鼓翻下同

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

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復扶人翻

亮遂

至滇地

滇池縣屬益州郡池周回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水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滇音顛

益州永昌牂柯越雋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

就即

也渠大也渠率大率也率與帥同音所類翻

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

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

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

之罪

喪息浪翻易以鼓翻下同殺

自嫌釁重若留外人

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

粗定夷漢粗安故耳

粗坐五翻

亮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

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自

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又復扶翻

八月帝以舟師自譙循

渦入淮

水經陰溝水出河南陽武縣蕩蕩渠東南至沛為渦水渦水東逕譙郡又東南至下邳淮陰縣

入于淮杜佑曰亳州治譙縣有渦水渦音戈

尚書將濟表言水道難通帝不

從冬十月如廣陵故城

廣陵故城謂之燕城今其處不可考

臨江觀兵戎

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

天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涌

洶許拱翻

歎曰嗟乎固

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孫韶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

五百人於逕路夜要帝

要一

遙翻

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

以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

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

就留兵屯田將濟以為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

為寇不可安屯

近其靳翻易以鼓翻

帝從之車駕即發還到精湖

據蔣濟傳精湖在山陽山陽在下邳淮陰縣界今楚州山陽縣

水稍盡盡留船付濟船

連延在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蹴船令聚豫作

土豚

日錄作土脰廣韻作土地注云以草裹土築城及填水也

遏斷湖水

斷丁管翻皆引

後船一時開過入淮中乃得還十一月東武陽王鑒

薨十二月吳番陽賊彭綺攻沒郡縣衆數萬人

番蒲河翻

七年春正月壬子帝還洛陽謂將濟曰事不可不曉吾

前次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湖中

謂到精湖水盡船不得過欲分半船也宋白曰

楚州山陽縣本射陽縣地晉義熙置山陽郡及山陽縣以境內有地名山陽因以為名戴延之西征記山陽津

名卿於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得所陳實入吾意

自今討賊計畫善思論之漢丞相亮欲出軍漢中前

將軍李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而

統屬於嚴

吳陸遜以所在少穀

少詩
沼翻

表令諸將增廣

農畝吳主報曰甚善令孤父子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

四耦

耒廣五寸為伐二伐為耦漢制后稷始
明田以二耜為耦注云并兩耜而耕也

雖未及古

人亦欲令與衆均等其勞也帝之為太子也郭夫人

弟有罪魏郡西部都尉鮑勛治之

漢獻帝建安十八年
魏武分魏郡置東西

部都尉後以東部都尉立陽平郡西部都尉立
廣平郡謂之三魏皆屬司州治直之翻下同

太子請

不能得由是恨勛及即位勛數直諫

數所
角翻

帝益忿之帝

伐吳還屯陳留界勛為治書執法太守孫邕見出過勛

見賢通翻
過古禾翻

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

標表也埒說文曰庫垣也又封道曰埒埒

龍輟

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

壘未成解止不舉

塹七
艷翻

帝聞之詔曰勛指鹿作馬

用趙
高事

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

法議引法而議也正結
正也五歲刑髡鉗為城

旦三官駁依律罰金二斤

三官廷尉正監
平也駁北角翻

帝大怒曰勛

無活分

分扶
問翻

而汝等欲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當令

十鼠同穴鍾繇華歆陳羣辛毗高柔衛臻等並表勛父

信有功於太祖

事見五十九卷漢獻帝初平元年六十卷二年三年華戶化翻

求請勛

罪帝不許高柔固執不從詔命帝怒甚召柔詣臺

召詣臺

也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誅勛勛死乃遣柔還寺票騎將

軍都陽侯曹洪家富而性吝嗇

票匹妙翻

帝在東宮嘗從洪

貸絹百匹不稱意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

稱尺證翻

下遐稼翻

羣臣並救莫能得卞太后責怒帝曰梁沛之間非

子廉無有今日

曹洪字子廉洪脫武帝事見五十九卷初平元年

又謂郭后曰

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勅帝廢后矣於是郭后泣涕屢

請乃得免官削爵土

初郭后無子帝使母養平原王

獻以獻母甄夫人被誅

事見上卷元年

故未建為嗣獻事后甚

謹后亦愛之帝與獻獵見子母鹿帝親射殺其母命獻

射其子

射而亦翻

獻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

復扶又翻

帝即放弓矢為之惻然

為于偽翻

夏五月帝疾篤乃立

獻為太子丙辰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羣

撫軍大將軍司馬懿

沈約志曰中軍將軍漢武帝以公孫敖為之時為雜號鎮軍撫軍皆

始於此中鎮撫三號比四鎮晉志諸大將軍開府位從公者為武官公皆著武冠平上黑幘

並受遺

詔輔政丁巳帝殂

年四十通鑑書法天子奄有四海者書崩分治者書殂惟東晉諸帝以先

嘗混一書崩說
文曰殂往死也

陳壽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初明帝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惟潛思書籍

思相吏翻

即位之後羣下想聞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暄語盡日衆人側聽暄既出問何如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

具微不及耳帝初蒞政陳羣上疏曰夫臣下雷同是非

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讐黨

左傳晉卻芮曰有黨必有讐

有讐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真偽失實

譽音余

此皆

不可不深察也 癸未追諡甄夫人曰文昭皇后

甄之人翻

壬辰立皇弟蕤為陽平王

蕤如佳翻

六月戊寅葬文帝

於首陽陵

葬於洛陽東北首陽山因以名陵

吳王聞魏有大喪秋八

月自將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堅守

文聘時屯石陽祝穆曰魏初定荊州屯沔

陽為重鎮晉立沔陽縣江夏郡自王昶移理焉今臨嶂山在漢陽軍西六十里晉沔陽縣治也意石陽即此地

夏戶惟翻朝議欲發兵救之朝直帝曰權習水戰所以敢下

船陸攻者冀掩不備也今已與聘相拒夫攻守孰倍終

不敢久也先是朝廷遣治書侍御史荀禹慰勞邊方先

薦翻治直之禹到江夏發所經縣兵及所從步騎千人悉

乘山舉火乘登吳王遁走辛巳立皇子罔為清河王

吳左將軍諸葛瑾等寇襄陽司馬懿擊破之斬其部

將張霸曹真又破其別將於尋陽此江北之尋陽漢故縣地吳丹

陽吳會山氏復為寇吳會吳郡會稽也會攻沒屬縣吳

工外翻復扶又翻

王分三郡險地為東安郡

三郡豫章丹陽新都也吳錄曰東安郡治富春或曰三郡

丹陽吳會稽也項安世家說曰丹陽以多赤柳在丹陽山晉書南史並用楊字若丹陽則今江陵府枝江縣楚之始封余按二漢志丹陽郡本秦鄣郡漢武帝更名丹陽郡若丹陽縣班志注誤誠如項氏所云晉宋以後以丹陽郡為丹陽尹治秣陵二漢之丹陽郡治宛陵宛陵晉宋屬宣城郡治所既異漢魏之時自當依二漢志為丹陽郡以綏南將軍全琮領太守

綏南將軍吳所創置琮至明賞罰

招誘降附

誘音酉降戶江翻

數年得萬餘人吳王召琮還牛渚

罷東安郡

冬十月清河王罔卒

吳陸遜陳便宜勸

吳王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

調徒平翻

又云忠讜之言

讜音黨善

言不能極陳求容小臣數以利聞

求猶乞也數所角翻

王報曰書

載予違汝弼而云不敢極陳何得為忠謹哉

辨曰予違汝弼汝無

面從退有後言謹音黨

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齋以

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十二月以鍾繇

為太傅曹休為大司馬都督揚州如故

晉志曰黃初三年始置都督諸

州軍曹真為大將軍華歆為太尉王朗為司徒陳羣為

司空司馬懿為票騎大將軍

華戶化翻票匹妙翻

歆讓位於管寧

帝不許徵寧為光祿大夫勅青州給安車吏從以禮發

遣

寧北海朱虛人青
州所部從才用翻

寧復不至

復扶
又翻

是歲吳交趾太

守士燮卒吳主以燮子徽為安遠將軍領九真太守以

校尉陳時代燮交州刺史呂岱以交趾絕遠表分海南

三郡為交州以將軍戴良為刺史海東四郡為廣州岱

自為刺史

海南三郡交趾九真日南也海
東四郡蒼梧南海鬱林合浦也

遣良與時南

入而徽自署交趾太守發宗兵拒良

自漢末之亂南方
之人率宗黨相聚

為兵以
自衛

良留合浦交趾桓鄰燮舉吏也叩頭諫徽使迎

良徽怒笞殺鄰鄰兄治合宗兵擊不克呂岱上疏請討

徽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而往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

恩為一州所附未易輕也

易以鼓翻

岱曰今徽雖懷逆計未

知吾之卒至

卒讀曰猝

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

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

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

過工禾翻

與良俱進岱以燮

弟子輔為師友從事

師友從事者署為從事而待以師友之禮

遣往說徽

說輸

芮翻 徽率其兄弟六人出降

降戶江翻

岱皆斬之

孫盛論曰夫柔遠能邇莫善於信呂岱師友士輔使

通信誓徽兄弟肉袒推心委命岱因滅之以要功利

要讀

曰邀君子是以知呂氏之祚不延者也

呂岱子孫無聞

徽大將甘醴及桓治率吏民共攻岱岱奮擊破之於是除廣州復為交州如故岱進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威命暨徽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入

貢於吳

扶南在海大灣中北距日南七千里林邑國本漢象林縣地直交趾海行三千里堂明即道明

國在真臘北

徽吉弔翻

烈祖明皇帝上之上

諱獻字元仲文帝長子也謚法照臨四方曰明

太和元年春吳解煩督胡綜

據綜傳劉備下白帝權以見兵少使綜料諸縣得六

千人立解煩兩部督督將也

番陽太守周魴擊彭綺生獲之

番蒲何翻魴音

房初綺自言舉義兵為魏討吳

為于偽翻

議者以為因此伐

吳必有所克帝以問中書令太原孫資

沈約志魏武帝為王置秘書令

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初改為中書令置監

資曰番陽宗人前後數有舉義

者

數所角翻

衆弱謀淺旋輒乖散昔文皇帝嘗密論賊形執

言洞浦殺萬人得船千數數日間船人復會

事見上卷文帝黃初

年江陵被圍歷月

被皮義翻

權裁以千數百兵住東門而其

土地無崩解者是其法禁上下相維之明驗也以此推

綺懼未能為權腹心大疾也至是綺果敗亡二月立

文昭皇后寢園於鄴

甄后賜死於鄴因葬焉

王朗往視園陵見百

姓多貧困而帝方營修宮室朗上疏諫曰昔大禹欲拯

天下之大患故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

論語孔子曰禹卑宮室菲飲食

而盡力乎溝洫

句踐欲廣其禦兒之疆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

家以施國

句音勾國語句踐既獲成於吳其地北至于禦兒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

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卒以報吳禦兒吳越分漢之

界之所今嘉興府即其地今有語兒鄉施弋智翻

文景欲恢弘祖業故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綈之

服

事見十五卷漢文帝後七年

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

治第宅

事見十九卷漢武帝元狩四年治直之翻

明邨遠者略近事外者簡

內也今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

華林天淵足用展遊宴

建始崇華二殿皆在洛陽北宮水經註穀水逕洛陽故城北東

歷大夏門下枝分渠水東入華林園又東為天淵池世語曰魏武自漢中還洛陽起建始殿近漢濯龍祠朝直

遙翻華如字

若且先成象魏

象魏觀闕也象者法象也魏者高巍也

修城池其

餘一切須豐年專以勤耕農為務習戎備為事則民充

兵強而寇戎賓服矣 三月蜀丞相亮率諸軍北駐漢
中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
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
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
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
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
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塞悉則翻

宮中府中俱為一體

蜀後

主建興元年命亮開府治事所謂府中蓋丞相府也

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否皮鄙翻若

有作姦犯科

科律條也

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

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觀孔明所謂兩不宜

則後主之為君可知矣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

時攸之禕為侍中允

為黃門侍郎費父弗翻禕吁韋翻

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

以遺陛下

遺于季翻

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

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

向式亮翻姓也

性行淑均

行下孟翻

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

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

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

行戶剛翻陳讀曰陣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

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

于遠

願翻

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

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

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

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

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

見事

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

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

事見上卷文帝黃初四年難乃旦翻

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自建安十一年至是年凡二十一年

先帝知臣謹慎

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託付不

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

水經註犍為朱提縣西八十里有瀘津水廣六

七百步深十數丈多瘴氣鮮有行者益州記曰瀘水兩

峯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為難賢曰瀘水

一名若水出旄牛徼外經朱提至犍道入江在今雋州

南時有瘴氣三月四月經之必死五月以後行者得無

害故諸葛亮表云五

月渡瀘言其艱苦也

深入不毛

地不生草木為不毛今南方已定

甲兵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

駑音奴攘除

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

之職分也

問分扶翻

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

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

罪以告先帝之靈

治直之翻

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章其咎

也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

諏遵須翻
諮事為諏

察納雅言

雅正

也

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

勝音升
離力智

翻

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北陽平石馬

水經
註沔

水遼白馬戍南謂之白馬城一名陽平關又有白馬山
山石似馬望之逼真後魏分沔陽置岫縣屬華陽郡

隋罷郡置白馬鎮於古諸葛城縣治不
改大業二年改嵯冢為西縣唐屬梁州
亮辟廣漢太守

姚叟為掾

叟音胃掾丞相掾也音于絹翻

叟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

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

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

屬其望

希慕也鄭氏周禮注屬合也

帝聞諸葛亮在漢中欲大發兵

就攻之以問散騎常侍孫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

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

事見六十七卷建安二十年

又自往拔出

夏侯淵軍

事見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

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

道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

皇帝聖於用兵察蜀賊棲於山巖視吳虜竄於江湖皆

橈而避之

數所角翻斜余通翻谷音浴橈奴教翻曲也屈也

不責將士之力不

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

就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及轉運鎮守南方四

州遏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

四州荆徐揚豫也

必當復更有

所發興

復扶又翻

天下騷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

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

見賢通翻

分命大將

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懾強寇鎮靜疆場

場音亦

將士虎睡

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敝

罷讀

曰帝乃止

初文帝罷五銖錢

事見六十九卷黃初元年

使以穀帛

為用人間巧偽漸多競濕穀以要利薄絹以為市雖處

以嚴刑不能禁也

要一遙翻處昌呂翻

司馬芝等舉朝大議

朝直遙翻

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不若更鑄五銖為

便夏四月乙亥復行五銖錢 甲申初營宗廟於洛陽

六月以司馬懿都督荊豫州諸軍事率所領鎮宛

宛於

元翻

冬十二月立貴嬪河內毛氏為皇后

后典虞工卒毛嘉之女也

初帝為平原王納河內虞氏為妃及即位虞氏不得立

為后太皇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

能以義舉者也

武帝立太后文帝立郭后皆非正室好呼到翻

然后職內事君

聽外政

禮記昏義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

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

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

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

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喪祀矣

喪息浪翻

虞氏遂絀還鄴宮

細敕律翻

初太祖世祖皆議復肉刑以軍事不果

太祖議復肉刑

事見六十六卷漢獻帝建安十八年其後文帝臨饗羣臣詔謂大理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法公卿當共善議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及帝即位太傅鍾繇上言宜如孝景之令

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者

劓魚器翻

自如孝文易以髡笞可以歲生三千人詔公卿已下議

司徒朗以為肉刑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

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目而肉刑之問已宣於寇讐之

耳非所以來遠人也今可按繇所欲輕之死罪使減死

髡刑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

魏制髡刑居作五歲

內有以

生易死不訾之恩外無以則易鈇駭耳之聲

訾津私翻鈇大計翻

在頸曰鉗在足曰鈇臣瓚曰漢文帝除肉刑以充易髡以笞代劓以鈇左右趾代刑議者百餘人

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且寢是歲吳昭武將軍韓

當卒其子綜淫亂不軌懼得罪閏月將其家屬部曲來

奔

為韓綜為吳所禽張本

初孟達既為文帝所寵又與桓階夏

侯尚親善及文帝殂階尚皆卒

卒子恤翻

達心不自安諸葛亮

聞而誘之

誘音酉

達數與通書陰許歸蜀

數所角翻

達與魏興

太守中儀有隙

魏興蜀之西城郡也文帝改曰魏興

儀密表告之達聞之

惶懼欲舉兵叛司馬懿以書慰解之達猶豫未決懿乃

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吳漢交通宜觀望而後動懿曰

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

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漢各遣偏將向西城安橋木

蘭塞以救達

水經註魏興安陽縣西北有高橋溪曰文水入漢之口也漢水又東逕西城縣故城

南又東逕木蘭塞南石岬有城名陵城周回數里左岬

壘石數十行重壘數十里中謂之木蘭塞蓋吳兵向安

橋而蜀兵向木蘭塞也晏類要云伎陵城在金州懿分

洵陽縣庾雍漢水記即木蘭塞蜀軍救孟達之所懿分

諸將以距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

司馬懿時屯宛去

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

間也

上時掌翻
比必寐翻

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

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
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

資治通鑑卷七十